



厉彦林

栀子花，宁静、素洁、淡雅、沁香、幽香无比！

每年都有春暖花开、栀子花香的季节。栀子花的花蕾呈椭圆形，尖尖的，像是光滑的绿色子弹。傍晚还只是鼓鼓的花苞，次日凌晨，就开成了一朵洁白芳香扑鼻的花朵，挂着晨曦的露珠，洁白芬芳，圣洁脱俗，优雅、宁静、楚楚动人。

栀子花放在注满清水的瓷碗里，能开放一周，满屋香气。从花店买的栀子花，大都价格高，且用了药物，花期也短，香气也逊色。一日，我在济南八里洼小区的商业街散步，在一个小摊前，只见一位老大爷面前摆着三盆开得正盛的栀子花。“这是我自家地里的，长得壮实，今早刚割出来，水灵着呢。搬着吧！放在家里，能开一个多月，今年至少还能开上两茬！”我仔细端详了一番，二话没说，掏钱买了两盆回来。

时值六月天，不几天工夫，盆里的栀子花全开了。一股股脱俗淡雅的幽香溢满房间，让全家人精神清爽愉快。

栀子花的花盆里空间小，长不鲜旺。后来，我就试着栽在小院子里。春天到了，春风来了，栀子花的枝丫慢慢地发出了胎芽。雨季来了，栀子花愈发

青翠，在翠绿的叶片中，一枚枚嫩嫩的花蕾冒上枝头，竞相向上伸长，像听话的儿童齐刷刷地举起小手。还是花骨朵儿的时候，每天去查看。那不如无名指大的花骨朵儿，绿绿的、滑滑的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……有的半张着嘴巴，几乎要闻到香味了。清晨走进院子，发现栀子花的花瓣上还残留着些许露珠，花瓣越发变得剔透。低头靠近，发觉栀子花高贵的外表下，却隐藏着朴实无华的心灵。清香迎面袭来，不浅薄也不深沉，沁人心脾。

就几天时间，那绿绿的花骨朵儿摇身一变，开成了洁白的花朵，花瓣一片一片，重重叠叠，围绕着花蕊绽放开来！洁白的花瓣滑滑的、凉凉的、厚厚的！那香味从那花蕊里散发而来！闭上眼睛，深深嗅口，感觉那清沁心、到肺，满脑、满身、满园！有清风吹来，香飘四邻！远远近近地幽香着生活。

窗前的栀子花又开了，缕缕幽香渗进我的房间，把我的思绪带向遥远的青年时代……

那是30年前的初夏，在学校那片布满青青草皮的操场上，一位穿着洁白裙

子的少女，正在背诵英语单词，安静、恬淡、矜持而高贵，恰如一朵洁白的栀子花开在绿树丛中，纯洁得一尘不染，如同蓝天上飘着一缕云，白得让人目眩，又像月光下的雪，白得执着……那幅绝美的画面，让我暗暗惊叹，深深地刻进脑海。这位少女后来竟然喜欢上了一无所有的我，不久成了我爱的妻子，家里也如同栽培了一盆四季清香的栀子花。

摘一朵自己栽培的带着露珠的栀子花送给妻子，妻子会高兴地别在耳边，让栀子花的芬芳笼罩在发际间，收获一天的好心情。栀子花盛开的时节，每天妻子都会收到一朵带着绿叶和露珠、花瓣晶莹、香气扑鼻的栀子花。闻着栀子花的香气，人若参禅，心旷神怡。自然烦心事也就抛之九霄云外啦，相伴的只有开心和快乐。

五月的初夏，阳光渐渐变得热烈起来。栀子的叶子由嫩绿转为翠绿，洁白的花朵浮在绿叶之上，亭亭的、幽幽的，似雪花停在枝头，因而栀子花又被称为“夏雪”“白雪”。坚毅、宁静、澄明、宽厚，正是栀子花的品格。

据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栀子花美颜，其果实呈金黄色，有泻肺火，止肺热咳嗽，止鼻衄血，消痰之功效……栀子花开时香气四溢，可以用来熏茶和提取香料。”在国外，时兴有益身心健康的气味疗法，据心理学家研究：栀子花的气味对心烦、胸闷、失眠、狂躁等症状有明显的镇静安神的作用。

自古以来牡丹、桃花、水仙被文人墨客视为宠儿，千叹百咏，只有栀子花默默无闻地开呀开，开呀开。有许多花四季不败，可是没有那种花像栀子花一样这么富有情味，和我们挨得这么近，这么随意。她不娇不媚，马路边、花坛里，就可以不畏凄风、不惧苦雨，蓬蓬勃勃地生长、开花。栀子花是那样的从容安详，那样的与世无争，好像风雨从来就不曾侵袭过，也从未被世俗的风雨侵袭过。

栀子花姿态、色泽、香气透出一尘不染的品格，使人赏心悦目、净化心灵。人生在世，能否像栀子花一样，心甘情愿地给世间留下忠贞、高洁、含蓄、深情的芳香吗？

高贵、朴素的栀子花，只有用心养护，才能开放在心灵，一生清香四溢……

土墙岁月

杨崇演

土墙，履行守家护院的使命，割不断四季田园牧歌的浪漫。记得父亲垒垛土墙时说：“操土墙和做人一样，根基要稳。”我当时对这句极富哲理的话似懂非懂，不过，父亲操的土墙牢固、结实，仿佛筑在我心。

春来，草木复苏，油菜花开满园时，捉蜜蜂是一大乐趣。土墙上常有小洞，蜜蜂喜欢光顾。我们常带一个小玻璃瓶，请“蜂”入瓮，养几天后再放掉。

夏日，对土墙最深的记忆是和伙伴们“骑土墙”——学着电影里某个明星的范儿，一副威武的模样，一手高高举起柳条，一手拍着土墙，屁股在土墙上一起一落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驾——驾——。有胆大的，在土墙上跑来跑去，站成一溜儿比撒尿：看谁撒得远，比谁尿得高，肥水归园。拗不过孩子的折腾，大人干脆扎上篱笆或者插上碎玻璃片，以防磨出豁口——从此得安宁。

秋收，菜园里生机盎然，硕果累累，绿

的菜，红的果，煞是好看。邻里隔墙不隔心哩！你递过来，我递过去，相互之间送些果蔬让对方尝尝——也许先前操土墙时交界处多占了一点儿地，曾恶言相向，脸红耳赤过；但家家土墙紧挨，户户菜园相连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谁还有什么深仇大恨？

冬天，土墙根一带，是晒太阳的风水宝地，也是故乡的一个传统。妇女们做着针线活——她们做活的神态与动作，如艺术家专注于自己手中的作品，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安宁。孩子们在墙根处“挤暖”——你推，我推，挤出一身热汗。大老爷们陆续来了，有背着手的，有拄棍的，有拿着小板凳的，有的身后还跟着摇尾的黄狗……远远看去，人墙一色，和谐自然。

风雨土墙，墙外的桃花开了谢，谢了开，墙内的肥猪杀了养，养了杀，墙头的藤萝青了黄，黄了青。邻里之间土墙虽厚重，人情却浓得化不开。谁家有什么事情，只隔着土墙喊一声，另一家

早些年，老家的土墙触目所及，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饱蘸着深厚的人世沧桑——一排排、一堵堵、一截截的，往围着农户农舍，讲述着农家一个个故事；或者围着一头头牛或猪，倾听着牲畜一段段喘息；抑或围着一个菜园，见证着青禾一畦畦枯荣……

推开柴扉就跟着忙乎起来。

烙印着岁月痕迹的土墙，最宜用来涂鸦。或为孩子的练笔墙，用树枝写的算式、画的飞机等模糊可见；或为闹矛盾时的泄愤墙，各种解气经典的“墙骂”多年不改；或为宣传的广告墙，淡蓝色的“只生一个好”、暗红色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等依稀可辨，昭示着墙韵。

普通土墙，竟有着劝世之功呢！不信？村人在土墙根发明了一句经典名言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野狗不钻无洞的墙。——偷食的村妇听了，便会羞愧难当、无地自容而急走；贼性的男子听了，便会内疚自责而急汗。这种语带双关的乡村智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一堵土墙，就是一道挡风挡雨的屏障——立在那里，就会感到无比的踏实。偶尔某处破损了，修修补补一番，便完好如初。记得有一年超强台风，风雨交加地把我家的土墙轰出了个大裂

缝。第三天，父母就把它修复了。站在新的土墙前，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了句：“墙裂了可以修，心裂了可就难修了。”

这句话，我铭记了几十年，也琢磨了几十年。这句话像是在说，土墙可裂、心墙不能裂。这句话又像是在说，哪个家庭没有点点滴滴的裂缝，只要及时修补，定会风雨难侵。这句话更像是在说，做人不能让朋友、邻居心寒；做官不能让百姓心寒，墙裂了可以修复，如果人心裂了，就难以取信于民了。

光阴，在高高低低的土墙间流转着。故事随着窸窣穿穿掉落的墙皮，娓娓道来。我庆幸——如今的洋楼宛如雨后春笋，东一座，西一座，拔地而起，一座比一座秀气；我庆幸——时鱼会，人鱼变，墙依在！真生怕有一天它们会在岁月侵蚀中坍塌、消失！我庆幸——“咔嚓”构了一张好图，一群城里人乘现代工具，着现代时装，坐在标语土墙上，似乎正在倾听、感知岁月的风雨……

老屋

胡宝清

是上世纪的70年代末，还是80年代初？父母结婚了，却没有房子，只好和爷爷奶奶挤在三间土坯的草房里。父母生下我后，原本就不宽敞的房子更显拥挤了。父母决定盖一所他们自己的房子。多年前，爷爷奶奶就已经开始筹备所需的东西了。

那时建房子，没有什么正规的建筑队，靠的都是街坊邻居们帮忙。大娘婶子们帮着母亲做饭，几块石头搭起的灶台，一口大锅架在上面。没有什么鸡鸭鱼肉，自家种的大白菜或者土豆炖上一锅，几片肥肉零星地飘在上面，玉米的煎饼，可街坊们却吃得香甜可口、热闹异常。房基，是爷爷大伯父亲一锹一锹早就挖好了的。青土墙砌到半米高，再上面便是用土坯垒成的了。房梁是爷爷在屋后种的一棵榆树做成的。奶奶说，榆树做的房梁叫榆梁，取“余粮”的意思。上梁，算是建房子最为重要的环节了。要找村里的王半仙查黄道吉日，无论怎样地破四旧或反对封建迷信，但老百姓根深蒂固的择吉日上梁还是延

续至今。亲戚街坊们都来祝贺，上梁大吉的红联贴在房梁的正中，两边的侧梁则是吉利的对联，我家梁上的那副“金龙扶玉柱，白虎架金梁”，多少年来一直未曾脱落，只是红色的纸褪了些颜色。

正午12点上梁，父亲用长竹竿举着鞭炮，隔壁的大伯用烟头点燃，噼里啪啦的声响中，母亲把掺着一分钱硬币的糖果花生撒在人群里，老辈说这是撒的喜气，让大家都沾沾。老家的人就是如此，一家有喜事，家家都跟着高兴，主人家当然也不吝嗇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喜事共沾喜气，像娶媳妇般热闹。房梁的一角，奶奶提前钻了一个小孔，用布包好，我们家平平安安。忙乎完这些就是房顶铺草了。农村所用一般都是自家的稻草，用铁耙一把一把地顺一遍，去掉腐烂的草梢和根部，只留下中间的部分，然后再一捆捆地扎好，遇到好的天气再暴晒一下，避免腐烂。这些稻草一层层被平整地铺在屋顶上。最后，会在屋檐的一圈砌上青瓦，下雨时水就会顺

着瓦片流下，以免水珠直接顺着稻草流到土质的墙面上，使墙体浸水脱落。三间草房，挥洒了太多人的汗水，我家就是在村里人的帮助和祝福中这样建成的。

搬家时，父母脸上洋溢着幸福，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了。当然要宴请街坊答谢他们一直的帮忙，老街坊们也不空手，都是东家送把水壶，西家送一篮青菜，虽不是值钱的东西，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在立马就用得着的东西。傍晚，天井里摆了三桌酒席。不善言辞的爷爷端着装有瓜干酒的酒盅，朗声说道：喝，喝好，啊。他黝黑的脸上，染上了别样的红。

老屋里留下记忆最多的是夏天。稻草茅屋，冬暖夏凉。院子里，父亲种下的枣树已经挂满了青枣，枣树和榆树之间，父亲给我系上一根麻绳，这就是我的秋千。树荫下，我在那简易的秋千上可以玩上整整一个下午。南面的土墙根，母亲栽的葡萄爬满了半个墙壁，蔓延在用几根木头搭起的架子上，形成

一个天然的凉棚。透过密密匝匝的叶子缝隙，我仰头看到的总是格外的蓝。下雨天，坐在木头的门槛上，看雨滴顺着屋檐的瓦坠落，形成一串串美丽的珠子。

春夏秋冬交替，一年一年流逝，新房变成了老屋。土灰的院墙上，长满了青苔，屋顶的茅草从金黄色慢慢变成了褐色，待变成黑色，就须重新换一次。父亲小心地修补维护着老屋我们的家。

旧村改造，所有的老房子都要拆除了。父辈们站在老房子前，卷一支烟，默默地抽着，混沌的眼里有着深深的依恋和不舍。这些老房子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。记录着他们半个人的历程。而我家的老房子，则经历了我整个童年，风雨里守护了我们二十余载。

老屋折了，估计再不会有稻草盖的茅屋了。再过几年，或者我们的孩子再读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恐怕就不好理解了。

曾经置身京郊的校园，栖息在与京通快速公路一墙之隔的楼内。耳畔彻夜响着沸腾的不绝的车轮声。整日整夜，墙外那条宽阔的公路上川流不息着同样的声音。很难让人想到其中的某一声是如何呼出的。那是一阵阵粗气，从喉咙里一股脑呼出，不见停歇，无论白昼。快速在头脑中形成的便是一片集体制造的喧嚣。京通快速的繁忙与速度成为永不停息的声音的图腾。

那一阵子，总能听见飞机的呼啸。是低翔的机翼擦动膨胀的空气，擦动树梢，擦动每一只灵敏的耳朵。近来，远去，近来，远去。那个在空中驰骋的庞然大物试图以最低的姿态贴近地面。粗重的喘息贴在耳畔，快看，飞机。没有人再这样说，哪怕清晰地望见了飞机的身姿。从前，站在地上的那个小人儿望着傍晚空中飞机留下的痕迹凝视，久久不肯离开。那是值得仰望的天空。澄澈、湛蓝，伴着云彩。早已看不见了飞机，欢呼后的平静伴随着虔诚的视线久久地追随着飞机的尾线，白色的飞机线拉得长长的，被云儿托举。天空成了无限神奇的地方。飞行是一个充满了逾越与种种不可能却终究实现了的事。跟天空一样高。看，飞机线！漫长的，那缕描画的淡淡的轻烟。任何事物的流逝都会留下这样美丽的虚幻的影子吗？

如今，在能够记起来的事物面前，在逝去的集聚着的过去旁边，就摆着一架纸飞机。我得寻找一张纸，不能太软也不能过于硬挺的纸，用从前的方格纸吗？我迅速地折起了自己的纸飞机，用的是从前的方格纸。扭转身，对着纸飞机哈了口气，朝着来时的方向高高地抛起。纸飞机起飞了，飞过草坪，飞过高墙，飞到小伙伴身旁。他们正在争先恐后地较量着，历数着各自拥有的战斗力，飞机、大炮、坦克、军舰，似乎哪一个都赶不上遥遥领先的飞机。操场上进行着航模表演。瞬间，天空中布满了矫健的身影。这样的景象引来了围观的人群，也惊动了一些鸟儿。它们一声不响，远远地站在枝头眺望。

父亲一生中去过很多地方，这让他有理由成为见多识广的人。父亲坐几天几夜的火车，在草原上骑马、饮酒，总是与孩子们分享他的收获。尽管四川的广柑带到临沂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甘甜，在草原上的沉醉只有到了成年才能体会其中的美妙。父亲问，做梦飞过吗？我黯然地摇摇头。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做飞的梦，那感觉不可言传。父亲是骄傲的。他说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到了现在，自己有时竟然做梦还会飞。可我从没做过会飞的梦。我没见过山顶的鹰，迁徙的鸟群，只看见屋檐下起落的麻雀，广场上空白的白鸽。偶尔出现的飞机是天外来客，来去无影，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所有这些没能唤醒自己在梦中实现关于飞的愿望以及如何飞的要领。我开始期待能拥有一个关于飞翔的梦。父亲的心里也有期待。他说，自己还没有坐过飞机。

记得某年的夏天，整整一周的时间，天气闷。持续、出乎意料地闷。见不着太阳，偶尔会飘过零落的雨滴，一忽儿就没了。还不如脸上的汗起劲。头顶上的云就是天，青白得模糊，失去了视线的通透与明亮。这样的夏天，与骄阳、酷热不沾边。潮湿、黏稠，带着重重心事，像南方的某座小城。于是，心里就开始盼着天晴，对于太阳的渴望甚于钟情风的围绕。我被云儿围困，我被云儿围困得束手无策，想不出如何摆脱。那样的天气如何出行？问及一位刚从飞机上下来的人，关切天气对飞行该造成怎样的影响。能见度势必导致飞行障碍。那天的天气多阴沉。

有过飞行经验的人道出的是另一种情形。我没有亲眼见过，而听得真切，便也好像有了同样的体验。兴奋、豁然开朗。太阳原来还在呵，只是隔着云团看不见。有时，云是一整块银灰色的幕布。飞翔的飞机与无时不在的太阳一起落在云层之上。高空，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位置。云层之上，是高度，也不仅仅是高度。由此带来的新的视野，可以让心境变得高远而开阔。后来，被有识闻者告知，下雨是对云层，飞机是在平流层飞翔。

绕。我被云儿围困，我被云儿围困得束手无策，想不出如何摆脱。那样的天气如何出行？问及一位刚从飞机上下来的人，关切天气对飞行该造成怎样的影响。能见度势必导致飞行障碍。那天的天气多阴沉。

有过飞行经验的人道出的是另一种情形。我没有亲眼见过，而听得真切，便也好像有了同样的体验。兴奋、豁然开朗。太阳原来还在呵，只是隔着云团看不见。有时，云是一整块银灰色的幕布。飞翔的飞机与无时不在的太阳一起落在云层之上。高空，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位置。云层之上，是高度，也不仅仅是高度。由此带来的新的视野，可以让心境变得高远而开阔。后来，被有识闻者告知，下雨是对云层，飞机是在平流层飞翔。

对仅有一次飞行经历保持深刻印象是自然的事。那是2011年4月8日。针对那一天的描述，在题为《以春天的名义》文中，自己是这样起始的：“对一树桃花的探望，注定不能在在空中。云层之上体验的是飞翔的自由。伸展的机翼模仿着鸟类的臂膀，一路携带属于云朵的芬芳。即使是一只真正的鸟，也会落至地面。落下来的鸟栖在了一根桃枝上。北京的桃花开了，一树一树的，花枝招展，从南苑机场门口一直开到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园。”北京之行自然不单单是为了探望桃花，而是为了那个春天一场酝酿已久的摄影展。39号艺术空间举办了多少场视觉艺术作品展，“观看与呈现——山东临沂摄影四家展”也跻身其间。参展人李百军、梁东、韩勇、王相东。自己以圈外人观影的身份随行。

自从临沂与北京架起了空中航线，时空瞬间瓦解。一个小时的行程让彻夜不息的旅途变成了起落间的举止，连轰鸣都听不见。这样的速度让人觉得好比回了一趟老家。初次尝试飞行，有向往，也有掩不住的担忧。当梦想变成现实，我已不再是那个站在地面上对着飞机眺望的小人儿。我不知道当自己成为天空中那一道白色的闪电，是不是也会引来孩子们的瞩目和欢呼。我期待着不可思议的升腾和从天而降的威风。从地面消失的那一个小时宛如梦境。

似乎是有过飞行的经历，我开始在梦中继续实践着飞行的体验。手臂伸展，成了翅膀，上下扇动，身体无比轻盈。我始终没能做到像鸟的样子。鸟儿飞行时，翅膀是平稳的。谁看到机翼的扇动了？我知道，当时自己是睁着眼睛做了一场梦。醒来称呼它，梦境。

云层之上

也果